

佚名《燕行录》作者及文学价值考述

漆永祥*

<目次>

- 一、佚名《燕行录》作者、出使时间、出使目的与体裁
- 二、金明远所见清乾隆朝之太平盛世
- 三、金氏《燕行录》：一部优美清丽的小品文集
 1. 景物描摹：生动逼真、惟妙惟肖
 2. 纵论古今：感情充沛、议论风发
 3. 乡愁别绪：思归心切、愁肠百转

《燕行录》又称《朝天录》，是中国明清时期朝鲜使臣往来燕京（今北京）等地时根据路途见闻所记载下来的纪行录。因为是朝鲜王朝重要官员与知识份子用他们独特的眼光与感知，对明清时期中国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以及朝政国情等的记录与论述，所以这些《燕行录》对研究当时的中朝关系、中朝文化交流与中国社会以及朝鲜社会等方面，都有著极其重要的价值。笔者在阅读大量同类书籍时，对乾隆年间佚名所撰《燕行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就此书作者及其相关问题讨论如下。

一、佚名《燕行录》作者、出使时间、出使目的与体裁

此册《燕行录》，收录於东国大学林基中教授主编的《燕行录全集》第70册中，在380馀种同类书籍中，并不显特别。因为是稿本，又有残缺¹⁾，故作者究竟

* 中国 北京大学 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韩国 高丽大学 中文系 副教授。

为谁?此次以何身份出使?出使目的何在?出使时间具体在何年何月何日?即疑而不能明,本文试结合本书内容及其他中朝史料,就上述问题进行考述。

先论作者出使及归国之具体时间与日程。因为本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之作,所以其出使与归期之日程,多隐於其记述文字之中。作者此次出使的时间,在书中“柵门”一节中说“腊月既尽”²⁾,则从汉城(今首尔)出发时间当在某年腊月,至边界时已到腊月将尽。书中又称“乙巳正月初九日,发溆阳”³⁾,此“乙巳”当为朝鲜正祖九年(清乾隆五十年,1785)无疑。因为书中又称“现今奉天将军即皇侄永玮,镇宁古塔者皇子永瑑”⁴⁾。考《清史稿》乾隆四十七年八月,“以宗室永玮为吉林将军”。九月调“盛京将军”⁵⁾,五十二年死於任上。而此期间内镇宁古塔者,则为吉林将军都尔嘉,考永瑑并未担任过吉林将军,此则当为《燕行录》作者误记耳。又书中称“乙巳四月初二日,还渡鸭江,总计来往日子,凡九十三日,以月计凡五朔焉尔”⁶⁾。如果按自四月初二日往回倒溯,则九十三日前当为去年腊月二十八日(此年腊月为小月),此则正好跨腊、正、二、三、四月,即“凡五朔焉”,亦与前文所谓“腊月既尽”之说恰相符合。也就是说,作者是从朝鲜正祖八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腊月中旬从汉城出发,翌年“四月八日朝,到平壤”⁷⁾,往返一百一十天左右的时间。

我们再来考查作者此次出使的目的。考《清史稿》称,乾隆五十年:

正月,举行千叟宴,祗遣正使安春君李拂、副使吏曹判书李致中入贡,预宴比於内臣。帝闻祗好学能诗,赏仿宋板《五经》全部,并笔墨诸物。⁸⁾

1) 全书前面有缺页,故作者身份及出使情形等,皆不能明。

2) 佚名(金明远)《燕行录》“柵门”条,林基中教授主编《燕行录全集》第70册页15。[韩国]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年10月版。此後凡金氏《燕行录》中语,皆出此册,不再一一注明册数。

3) 佚名(金明远)《燕行录》“溆阳”条,页24。

4) 同上书“溆阳”条,页23。

5) 《清史稿》卷13《高宗本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册页523。

6) 佚名(金明远)《燕行录》“出柵”条,页122。

7) 同上书“黄州灯夕”条,页125。

8) 《清史稿》卷526《属国一·朝鲜》,第48册页14591页。

而《燕行錄》作者在書中亦曾提及，上元夜曾在寧遠衛之嘔血台賞月，“陪副介尹公、行台李公散步店舍庭中，遂到店門外”⁹⁾。然則副使姓尹，則非上述使團可知，且該使團也趕不上舉行千叟宴時間。又當時冬至令節已過（為上年農曆十一月初十日），而且他們“到通州，冬至歸使已先到”¹⁰⁾，則該使團又絕非冬至使團可知。

又考乾隆四十九年九月，清高宗曾“命內大臣西明、翰林院侍讀學士阿肅使朝鮮，冊封世子”¹¹⁾。而《朝鮮王朝實錄》亦載正祖八年十二月“壬辰，召見進賀兼謝恩正使朴明源、副使尹承烈、書狀官李鼎運，辭陛也”¹²⁾。又《清實錄》乾隆五十年“二月辛巳朔，禮部題朝鮮國王李祘遣使進表謝恩，並貢方物”¹³⁾。值得注意的是此條後面還提到西明、阿肅等人回京復命事。又正祖九年四月戊戌，“謝恩使書狀官李鼎運別單略曰”云云¹⁴⁾，則是使團回國後向國王遞交的工作報告，其中提到清朝歷代帝王廟、《四庫全書》成書情況等。

前已述之，作者曾在上元夜“陪副介尹公、行台李公”賞月，此恰與上段所論“副使尹承烈、書狀官李鼎運”之姓相合。又查正祖八年十二月壬辰，為當月十一日；九年四月戊戌，為當月十九日。前已考述，作者當時於正祖八年臘月二十八日渡江，二月留北京玉河館，四月八日，返至平壤，恰好與朴明源使團出使從時間上也完全重疊。也就是說，該使團於正祖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發，翌年四月十八日或稍前返回漢城，總行程約126天左右。因此，我們可以肯定佚名《燕行錄》所記使團，即進賀兼謝恩使朴明源所率使團，理當無疑。

按朝鮮使臣撰《燕行錄》者，多為書狀官，故筆者曾疑本書作者為書狀官，今既知其非書狀官，則作者身份又成疑問。其書中記載，在瀋陽時，遇“人曰，行台買竹葉青一壺，邀余共醉，各得一詩而罷”¹⁵⁾。既能受行台之邀而共醉，則又非

9) 佚名(金明遠)《燕行錄》“寧遠衛”條，頁29。

10) 同上書“通州”條，第49頁。

11) 《清史稿》卷13《高宗本紀五》，第3冊頁529頁。

12)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庄孝大王實錄》卷18，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年版《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二》，第45冊頁485。

13) 《清實錄》乾隆五十年二月辛巳條，第24冊頁403頁。

14)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庄孝大王實錄》卷19，《朝鮮王朝實錄·正祖實錄二》，第45冊頁524。

15) 佚名(金明遠)《燕行錄》“瀋陽”條，頁24頁。

使团中一般随行人员。又作者在书中叙述自己在北京逛街赏玩之留恋光景曰：

余以一书生，随便价游燕，关塞万里，策马哦诗，橐之草已成篇什，席几遇燕地快土，一吐胸中奇崛，足了半生道债。他那金银锦缎，握筹论星，一应料理之物，初不妨吾心眼，视象胥偏裨，真是闲汉，茶饭之余，沿街散步，皇都壮丽，人物繁富，领略眉睫间，孤烟寒馆，卧念经历，森罗脑髓，如物照镜，如此真不枉走一遭燕薊间耳。¹⁶⁾

在出使的使团当中，绝不可能混入一位只是无事碌碌、留恋赏景的游客，作者能如此洒脱适闲而又胸襟磊落，则此“一书生”虽非书状官，亦绝非随从皂隶，大概是使团中一名地位较高的笔墨工作人员。作者在凤凰城时称“余亦初到者”¹⁷⁾，则可证他也是初次到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中有无名氏之点评与批阅，这些点评多题写在抬头或原文行间里，字迹潦草，又小如米粒，加上收在《燕行录全集》时复制效果不佳，模糊不清，极难识辨，但笔者却在这些潦草的点评文字中，发现了此册《燕行录》作者的姓名。

《燕行录》作者在考证永平府汉代飞将军李广当年射虎石的真实性时，曾在北平店与中国武举人许元龙有过笔谈，无名氏的点评讥讽此二人曰：

许元龙一武人，金明远一措大，相遇於北平店上。¹⁸⁾

此无名氏在评论作者文字时，它处亦嘲其“措大”，如在作者论“辽东之为野，恐未有争其大者”时，即评“何等布置，何等心手，只是措大，强作大话”¹⁹⁾。故此可知此评论中所指金明远，即本书之作者。又作者在谈到燕京民俗时，曾论“夫仕宦於京师者，预皆安排一条货路”，此条抬头无名氏亦批曰：

16) 同上书“玉河记梦”条，页73。

17) 同上书“凤凰城”条，页16。

18) 同上书“永平府”条点评语，页40。

19) 同上书“辽野”条点评语，页19。

东人无官易饿死，明远有官，亦将口贫，是谁口然也。²⁰⁾

由此可知，此书的作者是金明远，殆无疑问！

又作者在另一处提到与许元龙以诗赠别，许君买饼饵为其饯行，饼面印“壮(状)元红”字，“许君方举武选，而闻余亦为应举秀才，乃以壮元饼饷之”²¹⁾。从此话又可知金明远尚是朝鲜一秀才，功名并不显著，即使“有官”，想亦不过是微职而已。笔者多方查检中朝史料，试图考寻金氏生平事迹，遗憾的是并未找到更为有价值的信息。

在380余种《燕行录》中，各家撰著之体裁，并不完全一致。朝鲜纯祖三十二年（道光十二年，1832）以冬至使兼谢恩使书状官的金景善（1788 - ?），曾论诸家《燕行录》之体例曰：

适燕者，多纪其行而三家最著：稼斋金氏、湛轩洪氏、燕严朴氏也。以史例，则稼近於编年，而平实条畅；洪沿乎纪事，而典雅缜密；朴类夫立传，而瞻丽闳博。皆自成一家，而各擅其长，继此而欲纪其行者，又何以加焉。²²⁾

此“三家”者，即金昌业（1658 - 1721）《老稼斋燕行日记》、洪大容（1731 - 1783）《湛轩燕记》与朴趾源（1737 - 1805）《热河日记》，被视作同类书籍中的典范之作，尤其是朴氏《热河日记》影响巨大。而金明远《燕行录》，却并不详尽记述日程，而是按行程路途次序排列，以记事叙景、议论掉阖为主，而其文词之瞻丽宏博，记事之详悉毕具，殆不亚於《热河日记》，且有过之焉。

20) 同上书“民俗杂记”条点评语，页104。“口”为模糊难辨之字。

21) 同上书“食品·果品”条，页79。

22) 金景善，《燕轩直指序》，《燕行录全集》第70册页246。

二、金明远所见清乾隆朝之太平盛世

前已述之，金明远出使之日，适值清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年（1784-1785），此时的清帝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诸方面，皆为最昌盛的时期。在金氏笔下，沿途所见，乡村清晏，城市繁华，足以验证当时清帝国之强盛。如其论北京之气象曰：

皇都之大，无所不有。以城郭、宫殿、寺塔、神庙、市井、闾阎、官府、衙门之壮丽言之，天下之壮丽无逾焉；以人物、群畜、车骑、外国朝贡使价、佳人侠少之繁华言之，天下之繁华无愈焉；以积货如山，聚宝如海，主顾云集，经纪绣错，金银抵斗，锦绣布地之富贍言之，天下之富贍无愈焉；什物之精，制度之简，履屐皆当，手眼皆具言之，天下之精简无逾焉；擢用唯才，取人如取材，邓林不以枯枝而见弃，琥珀不以浮芥而为瑕，士之出身之路弘大，民之资生宽广言之，天下之弘大宽广无逾焉；轮蹄之间，尘坌之涨，圜厕之会，臭秽之积言之，天下之尘坌臭秽无逾焉；至若乞丐之叫化，癯残之寄生，千怪百丑，无不萃集言之，天下之怪丑无逾焉。此亦足以观皇都之大焉。²³⁾

此段总论金氏所见北京之富丽与繁荣。其建筑之雄伟，人物之繁殷，货贿之骤积，什物之精美，制度之合理，以及人才各尽其用，百姓乐得其所，真是国泰民安，万物咸熙。然又污秽并存，百怪寄生，可谓美丑毕集，无所不具。此即所谓“皇都之大”，其说可谓客观独到，具体而微。再看金氏笔下对琉璃厂场景之描写：

琉璃厂在正阳门外，第一芬华富丽大市廛也。连亘十里，沿街列肆，招牌森罗，帘旌掩映，丹楼粉壁。夕阳初旭，恍惚夺目，真成琉璃世界。

出正阳门，耳根殷雷，车辙相磨，马蹄相逐，过琉璃厂，眼角迷花，金银抵斗，锦绣连云。牙签缃帙，宋刻唐板，积与屋齐，载可轴折，红纸标儿，鳞鳞相次，真李玉溪之懒祭鱼，此即书籍铺也；玉轴锦漳，颠书吴画，或张挂壁上，或卷在床间，金

23) 佚名（金明远）《燕行录》“民俗杂记”条，页109-110。

字牌儿，面面成行，真米兰宫之虹贯月，此即书画铺也。其他各样图章，各样书镇，无非文石美玉，馀外笔山砚滴，墨壶诗笺，总是雕琢奇巧，安排齐整。列肆经纪之人，面如傅粉，指如削葱，青幔之下，各踞床凳。椅几前面，摆列茶碗笔砚等物，见客则起而揖迎，道个好呀！²⁴⁾

朝鲜燕行使书中，记载琉璃厂的文字很多，但如此用典堆砌，铺张扬厉者并不多，足见作者极深的中国古文功底与文学根基。而燕肆之繁盛，由此可见一斑。又作者论大市街（今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之店铺林立、招牌别样以及钱铺、菜摊等买卖之行情曰：

大街左右，排列廛房，皆层楼复阁，连亘十余里，万瓦鳞次，千麓翬飞。詹端墙角，齐齐整整，如一刀剪裁，了无突陷处。列廛之前，别架板檐，四围方广，上设十字雕栏，涂以金碧，丹漆栏角，列竖篆文招牌，牌皆金漆，上写土地所产，买卖物名。金银缎袖，貂蓼茶烟，又另挂方广招牌，上画靴扇衣帽，或书典当，或书满汉。悬牌之钩，或作如意样，或垂之茜绒流苏，多列挂各样彩灯，皆画人物花草。面局则门前竖长竿，层层挂上，如筛轮状，皆以髹漆涂画，剪红白色纸，如压面样，缀於轮下，或以青红杂彩，围绕轮廓，累累如节旄。酒局则屋檐列挂时样磁瓶磁壶，皆垂之红绒线条。钱铺则刻木如贯钱样，涂以青漆，挂以彩绳。

凡要换钱者，将银子递与主人秤量，主人秤了银几两，值钱几两，即收银交钱，初不数其几缗，直取几吊，递与典银主，银主亦不敢数缗而受之，其数自不爽分毫。至若菜蔬、豆腐之属，皆用秤量而卖之。初无喧争之端，盖其风俗可尚，而法度有定也。²⁵⁾

作者笔下之大市街，其建筑之整齐，广告牌之金碧辉煌，店铺招牌之琳琅多样，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尤其是写换银与菜蔬之交易，店主与顾客之间，公平交易，相互信任，无喧争之吵闹，有恒定之规度，简直就是世人心中之大同世界！

不仅北京之繁华富足吸引作者，即东北重镇南阳，还是沿途村坊市镇，在农历新年时节，也是社戏连连，观者如堵。作者描述曰：

24) 同上书“琉璃厂”条，页55-56。

25) 同上书“大市街”条，页54-55。

正月初八日，过盛京，城中大街，竟设戏场。结彩为棚，架簾起楼，此即所谓倡市也。搬上包袱，杂彩烂斑者，戏服也；锣钹鼓笛，装在一边者，戏具也；安排筵席，摆列床桌者，戏子也；将趋十五元宵，设(社)戏也。沿路村坊市镇，往往见设戏，观者如堵，男女毕集，各设床凳，而坐不相乱。见簾楼上二人，手持便面对唱。一扮男子样，网巾加帽(纱帽)，阔袖衣，马尾髻；一妇人打扮，高髻簪花，涂粉曳长裙。男唱而女和，或并唱如《西厢》院本，崔张互唱，间以红娘唱也。不知唱何曲子，而度一字，余音甚长。唱讫，鼓锣齐鸣以节之。或作男女对话状，杂以谑骂。彼观场者，有时发笑，一哄如雷。吾们众人，一似聋哑，不见其可笑，真自笑也。²⁶⁾

社戏热闹，情节迷人，只可惜作者一行，因语言不通，不明其剧情如何，故自嘲自笑，甚为有趣。我们在金明远书中还看到，他笔下的清朝，即乡间野外，牧牛畜马者，也是一幅幅甜美动人的畜牧图。如其描摹胡儿牧马之场景曰：

余过蓟门，观牧马数百匹，不羈不衔，成群而行。前有碧眼两胡儿，骑而执鞭，鞭梢丈馀，後无驱者数百生马，齐首衔尾，随二骑不乱群，见其脊肋之动，如水波递起，毛色相错，望如云锦。见水，鞭划然一响，群马一齐饮水，不先不後。²⁷⁾

又其述所见牧猪牧羊之景象曰：

见行牧猪羊者，头口动辄数百成群，牧者不过数人，高立挥鞭，鞭其偃蹇不行者，馀皆不鞭而行，平田浅草之间，混为一群，不复辨别，鞭梢一挥，划然分开，各归其主，不换一羊一猪，尤可异也。²⁸⁾

作者笔下的牧童，像是仙界童子，骑马挥鞭，潇洒自如。而作者笔下的马群与猪羊，也像是牧童指挥下的军队，随鞭而动，整齐划一，不断不鸣，不惊不乱。从此乡间之群牧图中，亦可见当时物阜民安、众生和乐之繁盛景象焉。

26) 同上书“倡市”条，页92-93。

27) 同上书“民俗杂记·畜物”，页87。

28) 同上书“民俗杂记·畜物”，页88。

三、金氏《燕行錄》：一部优美清丽的小品文集

《燕行錄全集》所收書籍，無論詩文還是日記，雖不乏文學性較強的作品，但大量《燕行錄》基本上是流水賬式的文字記載，從史料角度講彌足珍貴的，但從文學性方面而言，文詞優美之作，並不多見，而金明遠之《燕行錄》，卻給我們以意外之喜。試述之如下。

1. 景物描摹：生動逼真、惟妙惟肖

金明遠此次出使時，正值隆冬時節，而其歸國之日，又是夏日風光，沿路景色，去程歸途，雖是原路，但季節更替，風景變幻，各擅其美。作者初到中國，一路新奇，賞景留戀，沉醉其中。而金氏漢語文言寫作的 ability，極其高超，故描摹景物，辭藻瑰麗，生動逼真，惟妙惟肖。試舉數例以明之。如其論遼野之大曰：

踰石門嶺，過井村，自此以往，即遼陽。初入之路，山形漸低，天勢漸闊，虛明空漠，轉入無垠，却憶兩嶺（會寧、青石）之險，峽束天小，費經崎嶇，坤與乾軸，至此方舒。浩氣東邊，若個峰巒，隱隱帖地，遠林如發，平芜極目，望如地盡，到與天長，西南海氣，蒼然若霧，與樹影烟光，合成一暈。昔崔簡易有詩曰：“遙空自入無山地，淡靄多生有樹林。”馬上吟嘯，愛其句警而境真。余亦有詩曰：“漠漠凭虛疑水近，團團如古覺天多。”可以見遼野之大也。²⁹⁾

山路崎嶇，盤繞而行，路險人乏，疲殆可知。然漸行漸舒，心目為開，比及曠野平原，眼界頓闊，困乏遠避，詩情畫意，徒然而生。又如其論出瀋陽途中之大風曰：

www.kci.go.kr

29) 同上書“遼野”條，頁18-19。

出其城西门，朝阴未散，天色如泼雄黄，微风拂拂，暗尘飒飒。过愿堂寺，风渐大。到塔院，天野泱泱，不辨其际。俄者，灊阳城外，是莘末之微；到塔院，已盛土囊之怒矣。又是茫茫大野，无高山之限，而风斯遇空矣，决裂崩迫，如波涛卷泻，茫昧溟洞。若云雾合散，飞尘才过，惊沙乘之。人不开睫，马皆喷鼻。斯须稍定，前路微开，见一行从者，须眉皆黄，笠帽俱落，握髻而立。此发後第一大风也。³⁰⁾

真是好大一场风沙！由微风而转强风，再至扬尘，再至声如怒涛，土如盛囊，沙如箭镞，以至於“人不开睫，马皆喷鼻”，这大概就是今天人人见人恨的沙尘暴！此段形容之真，写实之妙，堪称高手绝招。又如金氏论回程中宁远雨後之路滑泥泞曰：

宁远卫以往，春雨新霁，途多泥泞，犹可择路而走，过此羊肠河、小黑山，渐入泥海，所谓烟台隅第一深险，不敢著脚。从烟台左路北上，多由野田山坡，费尽间关，仅抵白旗堡。二道井以往，泥水离披，无一片干净土，五步一坑，十步一洼，马心先恟，不肯著蹄，人脚暂植，渐觉没膝。杜子美青泥阪诗“白马化骊，小儿为翁”，未知較此何如也。³¹⁾

凡行过山路泥泞之人，大概与作者同有一慨。初行时虽有泥泞，尚可择路而走，有落脚之处；及至入了泥海，则无路可择，难以下脚；再经坑洼如沼泽之地，泥深没膝，马尚心恟，何况胎身。作者一支生花妙笔，把脚下的泥泞写得充满了艰辛与危险，让人感同身受。又作者述澄海楼观海之景象曰：

登澄海楼，浩浩茫茫，祇是万顷渤澥，巨浸际天，白昼而青，青外更黑。譬如看山，近山明秀，远山堆蓝；远山之外，黝然不可复辨。无芥舟之翳，拳石之碍，长风卷涛，往而复来。古今俄顷，万有俱空，顿忘身在楼前。³²⁾

短短数语，将大海巨浸波涛之气势，以及给人带来的震撼与涤荡，活灵活現地展现在读者眼前，无名氏在读到这段时，也大加赞赏说“持此眼，有此思，香谷

30) 同上书“灊阳”条，页24-25。

31) 同上书“泥泞”条，页117。

32) 同上书“山海关（附澄海楼）”条，页37。

只合下拜”。又作者描述薊門烟树之景象曰：

余昔闻薊門烟树，不独为燕地绝胜之景，抑亦天下罕见。始遇玉田，隐隐有烟树意，是时日犹未暖，春未大动，如画师初起手时，山形凹凸而已，水纹横竖而已，树未具体人未著眉而已。

今天暖，又是归路。快眺东南大野，有海无山，白如潮头，弥原涨畦，拥树浮村，连为布曳，渐为绵溃，似霞非霞，如烟非烟，虚明滢澈，转近转远，莫往莫来。却认雨馀山气，半起半灭，恍若空中海市。欲狎方疏，是镜中美人；可望难亲，即天上神仙。此乃写其虚景也。盖体甚轻嫩，而不为日销；态本浮摇，而不被风引。著物成空，随镜而幻，……人兽之行於其间者，如在曙色中，如在睡梦中，如行水边，而人影马影倒在水中，此即所谓薊門烟树。而树本是树，烟即非烟，合而名之曰烟树，而天下之名实，每相混淆，或称烟气之中无树而有树，此侏儒之观场也，随人之见，而不能独见也。³³⁾

作者在入都与归程中，见到冬日与夏初两种不同的烟树景象，尤其是回程所見烟树，如同海市蜃楼，缥缈虚无，如梦如幻，美奂美伦，无名氏之点评也惊呼“我看一本《薊門烟树图》，未及画在纸上”³⁴⁾。

2. 纵论古今：感情充沛、议论风发

以上作者描述辽野之大、狂风之飙、泥泞之险、波涛之巨与烟树之美，俱是自然现象，而在一路之上，又多见人文景观如古迹庙宇等甚多，一时兴之所到，遂泼墨点染，铺陈描摹，夹叙夹议，谈古论今，更是别具眼光。如其论上元广宁人家之灯与呕血台之月色曰：

是日即上元，昨过广宁人家，往往植灯竿，疏密可数，竿头缚树枝为标，颇似我东浴佛日光景。暮过高桥堡，路傍寺刹人家，灯光点点，隐映树间。今夜天无纤翳，月出呕血台东。陪副介尹公、行台李公散步舍庭中，遂到店门外。天益旷，月渐多。

33) 同上书“薊門烟树”条，页44-45。

34) 同上书“薊門烟树”条点评语，页45。

夫离人看月则思乡，旷士看月则怀古，家在半万里外，则不如置而勿思；事在近百年前，则安得舍而不怀。试看月出於呕血之台，流照於宁远之城，月固汉时月也，城固汉将守也。缺瓮荒苔，城已崩矣；殇魂战骨，月犹照矣。则对月怀古，城虽崩而其人斯存，其人之身，昔为长城也。月本古而其人斯照，其人之魂即如大月也。³⁵⁾

上元之夜，月明如昼，与人家灯火，相映成景，作者在异国他乡，赏月观灯，触景生情，遂生今夕何夕、古今颠倒之无限感慨焉。

朝鲜人对於清朝，可谓感情复杂，一方面不得不事其大，另一方面则以“小中华”自居，心中并不认可清廷为中华正统。对於明末将军袁崇焕，朝鲜使臣凡路经宁远卫者，莫不吟诗著文，以凭吊纪念，感慨系之，金明远亦不例外，其论呕血台曰：

此明将袁崇焕用地雷炮大破清兵处也。崩城败壁，烟树暮鸦，想当年霹雳车翻，坤轴震裂，祝融爆怒，焰海腾沸，烧得女真铁骑，化作走磷飞灰。沧桑冷劫，古迹如扫。而我思袁公凛然如存，以说礼敦诗之姿，兼折冲御侮之才，妙年登坛，谈笑破虏，屹然东北为长城之壮心，竟武安名高，子胥身残，遂使满人大胆，敢窥山海之关。志士览古，尚欲呕血。³⁶⁾

作者设想出一幅古战场，重现当年袁崇焕军用火攻敌，将女真铁骑烧得“化作走磷飞灰”。并以满含感情笔调，高歌袁氏之大节凛然，悲叹其壮志未酬，以至作者登台怀古，“尚欲呕血”。无名氏评此段铺陈与议论“类袁经略《胜战碑文》，大手笔”，堪称的评。

如果说上段文字中暗含了金明远对明朝的向往与对清朝的不满，则作者在燕京柴市（今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谒拜文天祥庙时，则更进一步。其曰：

此宋文丞相死节之地，遗庙荒凉，埃尘满室。……见庙额写“万古纲常”四大字，不知何时揭板，而彼亦知节义之可尚耶？文丞相之歿後三百餘年，今其遗庙，丹青剥落，香火萧条，较他寺刹楼观，薄陋如此，足见彼之崇义後於崇佛也。然三

35) 同上书“宁远卫”条，页29-30。

36) 同上书“宁远卫附呕血台”条，页28。

年一棧，足不至地，宇內腥膻，今猶古矣，公豈乐彼之輪乎免乎哉。³⁷⁾

文天祥廟之冷清，與他寺之香火旺盛，形成鮮明對比，金明遠不滿這種“崇義後於崇佛”的現實社會；又慨嘆如今“宇內腥膻”，中國為“夷族”之世界，猶如南宋時入侵之蒙古。即使清廷重裝廟宇，再塑金身，金壁輝煌，香火鼎盛，也不是文天祥之所願意看到的。作者還談到自己出使清朝，有“九恨”，其曰：

余游燕涿，有九恨：如此大都會，不見衣冠文物，一恨；不見黃金台，二恨；不見皇帝，三恨；不見西山，四恨；不及見元霄燈戲，五恨；與徐大榕、朱慶貴輩相叙無几，酬和不久，大都留館二十六日，逢別甚促，六恨；月夜不得游金鑿玉螻之間，七恨；歸路不登角山（山海關北之最高峰），八恨；榛子店不見季文蘭題詩處，九恨也。³⁸⁾

此中“第一恨”之所謂“不見衣冠文物”，也是指滿街皆薙髮左衽之滿州衣冠，亦即所謂天下者鞑虜之天下，不見明朝衣冠文物為恨耳，此亦當時朝鮮使臣之共同心理。

文天祥、袁崇煥都是舉世崇敬的大英雄，相對而言孟姜女則是小女子，且為說部中傳播之人，是否史實，尚無定說，然金明遠對姜女祠的議論，又別具一番光景。其曰：

入觀姜女塑像，粉滅香銷，悲啼怨泣，眼波汪汪，尚如望歸，塑得入神也。……（武昌山下望夫石）一石耳，武昌望夫而化石，孟姜倚石而望夫。夫望夫同而化與死異也。化石之說，或近於齊諧，死則雖億千萬年，人莫不信其死也。海天茫茫，眼穿心絕，可憐萬里城邊骨，猶是山頭望里人。則爾時羈禽孤獸，獨樹斷雲，與之皆望，何況年年日日，彷徨登望之其石耶！惟彼土木之塑，寓影而已，一片荒岡，千古斜暉，上有無花之枯樹，前臨無底之大壑，凡然孤石，猶似望夫，其所謂姜女者，不可復見，而淒風冷月，石上精魂，不離乎遼河古城之間，彷徨於斯，登望於斯，死而不已，則雖謂之姜女化石亦可也。³⁹⁾

37) 同上書“柴市”條，頁69-70。

38) 同上書“玉河記夢”條，頁73-74。

39) 同上書“姜女祠”條，頁32-34。

孟姜女是否真有其人，是否倚石而望夫，都已经无关紧要，而此情此景，即谓之确为姜女化石，又有何妨！

3. 乡愁别绪：思归心切、愁肠百转

燕行使从朝鲜王京出发，到完成使命再返回京，一般都需半年左右的时间，冬寒春雪，夏雨秋霖，路途艰辛，病痛时袭，又身处他乡，心中落寞，故反映在他们的笔下，常常是乡愁百结，难以排遣，而金明远笔下的这种愁绪，更是被他描写得淋漓尽致，曲尽其妙。

金氏初入中国，正值农历春节期间，所谓“寓目皆初见，衣冠非我也，言语非我也，风土非我也，形形色色，触境可骇，又是腊月既尽，异乡逢辰，客心凄凄，土炕寒灯，归梦忽忽，暝村纸爆，看得家家丁门，春帖桃符，岁色依然”⁴⁰⁾。

春节是中国与朝鲜皆重的重大节日，良辰吉日，辞旧迎新，本是团圆时刻，金明远却奉王命远赴燕京，至中国境内，见爆竹声声，气氛隆盛。於是甫离三韩之地，已生客心愁肠，而愈往前行，则此情愈切。当他们的使团抵通州（今属北京）时，已经完成使命的朝鲜冬至使团已离京返程，双方相遇，自是惊喜。金氏写道：

到通州，冬至归使已先到矣，行到大街，见二使价御马卒，异方萍水，故乡颜面，隔年逢场，一幅神理，握臂掺袂，惊喜欣倒，归人款款，细问乡信，行者依依，羨其先归，风霜之苦，跋涉之劳，招朋挈类，沽酒相慰，驻马而看，足以动人。⁴¹⁾

异乡而逢国人，各自惊喜莫名，把臂寒暄，沽酒相慰，回程者打听家国消息，後行者艳羨其已先归，相揖而别，各道珍重，语虽寥寥，而景真情切，倍为感人。

金明远一行，正月二十六日到北京⁴²⁾，入住玉河馆，二十一日离京，在京二

40) 同上书“棚门”条，页15-16。

41) 同上书“通州”条，页49。

42) 案金氏书中曾记“二月二十一日，一行发玉河馆”（“归路”条，页110）。

又言“大都留馆二十六日”（“玉河记梦”条，页73）。

十六日，奄迟滞留，早已思归心切，当行程甫定之时，他写道：

断定了行期，收拾了归装，神驰意往，小无桑下之恋尔。看这座玉河馆，便像一个活地狱。当新到馆时，扫炕铺簟，糊窗挂画，看作自家屋内，摆列笼用，务要安排齐整；今且行矣，著鞋上炕，触手穿窗，无复顾惜。空馆荒凉，况在新到时也。⁴³⁾

此段写离京前夕，收拾行囊，准备出发，心情急迫，神色失态，全无礼数，踩炕穿窗，如打家劫舍一般，读来恍若目前。当一行人到了边界，留栅待归时，金氏描写另一番心情曰：

还归栅内，更留鱼家店中，壁画《水浒》诸像，依然如梦里曾看也。却忆初入栅时，四围雪山，风景萧然。今日新晴，山杏花稀，乳燕交飞。始惊行役之久，而光阴之迅也。⁴⁴⁾

行役之久，光阴如梭，而春日暖融，风清景新，更增似箭之归心，无名氏点评此段说“信笔写来，神情俱到”。诚然！当因事牵系，留栅而不能入境时，金氏又道：

留栅凡十日，乡思繁似春云，客苦甚於燕馆。行坐栖栖，一日可敌两日。或花下排闷，水边遣愁，酒壶钓竿，只是漫浪之寄，不足泥人归兴。⁴⁵⁾

此既是乡愁，又是闲愁，无名氏评此段文字说“此公善以小敌大，文短念奇”。终于好不容易出栅，於是心情放飞，马蹄疾奔。金氏又写道：

出栅门，平波软草，归马若飞，万里关山，噉雪践霜，其残粟贵，骨高毛稀，谓其力，盖长途无复号鸣奔逸。三江渐近，千蹄进驶，彼虽不骏聋虫，亦能知故乡风土，矧伊人矣哉。

自栅外至汤站以东，一路树香草嫩，风日晴和，最是梨花甚繁，水涯岩际，点缀如残雪。⁴⁶⁾

故推其抵京日期，如留馆二十六日将抵达日与起程日皆算在内，则当在正月二十六日抵京。

43) 佚名《金明远》《燕行录》“玉河记梦”条，页74。

44) 同上书“留栅”条，页119。

45) 同上书“安市城”条，页120。

数月行役，马已瘦，人可知；然一入乡关，瘦马尚知奋蹄进驶，何况人乎！再观一路春草梨花，丽日和风，归入胸中，怎能不心花怒放。无名氏评金氏此段描写是“情文俱到”，而且喜气充盈，所谓“可喜人，可喜景，夹带还乡喜气”⁴⁷⁾，真是家国在望，喜不能禁矣。

在金明远《燕行录》中，类此文字尚多，不胜枚举。因此，我们说金氏此书，是一部优美清丽之小品文集，大概也不算过份吧。

<參考文獻>

佚名(金明遠)《燕行錄》.

《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冊.

《正宗文成武烈聖仁莊孝大王實錄》卷18，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55年版.

金景善，《燕軒直指序》，《燕行錄全集》，第70冊.

<국문요약>

본 논문은 《燕行錄》 작자의 성명과 신분, 저작일정과 그 목적 등에 대하여 상세한 고증을 하여, 본 서의 작자는 金明遠이며, 저작시기는 朝鮮 正祖八年 12월 12일부터 다음 해 4월 18일경임을 밝혔다. 본 使團은 朴明源의 率領을 축하하고 은혜에 감사하기 위한 것이다. 본 글에서는 金明遠 글에서의 淸 乾隆朝의 도시와 향촌경관이 당시 청나라 조정의 번성했던 시기를 진실하게 반영하고 있다고 평가하고 있다. 金氏는 중국 국학에 탁월하였고, 문학적 수양이 깊었으며, 경물을 논하거나, 고급의 이해 이외에도 개인의 정감적인 묘사와 평론 등의 방면에서도 단연 우수했다. 그의 《燕行錄》은 보기 드물게 아름답고 칭아한 수품문집이라 할 만 하다.

중심어 : 《燕行錄》, 金明遠, 太平盛世, 文學性, 小品文

46) 同上书“出柵”条, 页121.

47) 同上书“出柵”条点评语, 页121.